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

起丁丑明英宗天順元年

盡甲申明英宗天順八年　凡八年

八年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元年　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不豫儲位未定中外憂懼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於朝大學士王文曰令只請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於是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乃更建為擇笑曰

羣臣揣測宮意揣逆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概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謀幾已隱伏王

大明云焉知誰屬
猶是賜金時故留
膠結于中可見彼此
各懷私意何曾留
事為念而維穎樂
肇更建為擇且昌
言吾帶欲更龍利營
心恬不為怪大臣鄙
謗若此尚得謂其
有人心者乎
英宗北狩蒙塵
本為奸擋所誤
返國而不聞返
政景泰之廢君
貪位實非人情
天理所安則草

吾帶亦欲更也疏進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
朝所請不允時羣臣見疏中有早擇元良語遂喧傳
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名取襄世子云

質實

景泰八年為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按是年正月壬午英
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令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
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
下左順門燕史明制午門居中向南者曰皇極門即
奉天門也左曰宏政門即東角門也右曰宣治門即
西角門也向西曰歸極門即右順門也向東曰
會極門即左順門也襄世子襄王瞻墡子祈鏞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
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
謙及大學士王文於獄

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弟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使能靜俟少時廷臣共迎復辟寧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輩邀為奪門之計行險邀功不顧其主之躬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況有貞前倡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等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徐有貞字也亨軏遂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得審報乃可亨軏去十六日夜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復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相密語人不聞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門族禍歸人不歸鬼矣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入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合聲請登位乃揮兵士進輦皆驚

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上圖一已勲封並非繫懷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貞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具職官姓名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方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上皇御文華殿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名陳循等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質實

南郊齋宮在正陽門外圜丘之西前正殿後寢殿傍有浴室四圍墻垣以深池環繞之東西懸太和鐘每郊祀候駕起則鐘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聲之張軏祥符人河間王玉之子定與王輔之弟陳汝言潼

闕衛人

以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帝自衛喇特還彬至宣府奉迎帝命草諭羣臣勑遣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于帝及是遂與瑄同入閣帝素聞瑄學行數名對於便殿所陳咨闕君德帝甚重之

改元大赦

告即位於宗廟陵寢詔天下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四年民物康阜衛喇特之變朕念宗社生靈親率六師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守之位皇天悔禍寇賊

景泰襲據大位自為千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辟固不妨

包荒以示大度況據事宣布曲直自明何必詈口肆譏語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于此詔及廢郕王制皆詆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逞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可覘奸邪心術矣

草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閉之計旋廢皇儲妄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執迷矧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請命於聖母皇太后祇告天地社稷宗廟復即皇帝位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詔

辭徐有貞所撰也

録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與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還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耶帝不應後給事御史皆劾安與王誠舒良

等為黨逆宜同罪帝宥之但罷其司禮監職時中官坐誅者衆安僅獲免云

質實 側注武舟也張輗河間王玉次子軏之兄也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說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笑曰亨等意耳辨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意欲二字傅會成坐謀逆律當寘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薛瑄力言

于帝乃減一等改斬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有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所薦舉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請榜謙等罪示天下一時布告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兇變忘身憂國敵先後入犯卒不能逞保全社稷皆謙功也為有貞及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冤之指揮多喇者本隷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痛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慟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始歸葬杭州逵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鐍鑰甚固啟視則皆上所賜蟒衣劍器諸物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帝既而悔之也

質實　吾豫開化人多喇蒙古降人陳逵六合人○多喇舊作朶兒今改

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徐有貞既入閣欲盡攬事權遂佐石亨輩撼去諸閣臣循雖素有德于有貞亦弗恤也先是王文等請建東宮景帝不允王直胡濙將繼奏請復立沂王為太子推輅草疏以日暮未及上而亨輩已迎帝復辟疏章留禮部侍郎姚夔所帝即位復名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不悅亨與有貞嗾言官劾循等朋奸遂併及輅下之獄輅上書自愬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及是與鎡並斥為民而戍循淵于鐵嶺衛

質實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叅政石亨張軏輩追論竑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于宫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

直之言惟以優游林泉為樂益亦工于自謀者殊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士未嘗廢荐拔位皆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閣故頗彷濙不動念和平閒其出一謀發

勅有司賀賚江夏隋縣明為武昌府治今因之善視之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年七十有八濙年八十有一皆以老乞休並賜金幣給傳歸○直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多出其手洊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長吏部凡十四年既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曩西楊抑我令不得供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令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濙節儉寛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在禮部久表賀祥瑞以官當首署名人因謂其善承迎歷事六帝立朝垂六十年及歸有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樂一室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

一慮依違苟全已乖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遼陽之行為得計且舉以貽訓子孫不亦鄙哉

殺昌平侯楊俊

俊初守永寧懷來聞額森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輕納及駕還又言是將為禍本至是張軏與俊不協言于朝遂徵下獄坐誅

質實 永寧城在今延慶州東四十里明永樂中置永寧縣尋于縣置衛今並廢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遂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掌監事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

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帝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帝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

英宗之言總因爲已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者當復辟也至是果驗

罷團營

初范廣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爲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高穀在内閣議迎駕及南内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幣給驛舟以歸○穀爲人清直持議正王文由穀薦擢穀穀屢請解機務不許及穀既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年七十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
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尚書

殺都督范廣

景泰初張軏自貴州征苗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
景帝宥之乃銜謙既奪門復辟與石亨首謀殺謙謙
素信任范廣軏與廣不相能于是誣廣黨附謙為逆
謀立外藩併論殺之籍其家○廣既被軏譖死明年
春軏早朝還途中為拱揖狀左右懼問之曰
范廣也遂驚悸得暴疾及歸家月餘而卒

郕王薨

謚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夭殤諸王公主墳相
屬帝欲以汪妃殉李賢曰汪妃雖嘗為后即幽別宫
況妃無子所生兩女皆幼尤可憫帝乃已以妃唐氏
等殉葬○尋沂王復儲位雅知汪妃前諫易儲事請

于帝遷居舊王府得盡攜宮中所有而出與周太后相得甚歡歲時入宮叙家人禮性剛執一日英宗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汪妃所英宗命索之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言妃出所攜鉅萬計英宗命撿取之立盡　質實　太后英宗妃憲宗生母也昌平人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以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汲汲易儲南内深錮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于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事起倉猝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同骨月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宴曲叙患難時事歡洽如故

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太子廢立蓋六年矣至是復立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潾德王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

質實

見潾初名見清景泰三年封榮王至是改封初國德州後改濟南成化三年就藩見澍英宗第五字母高淑妃生于南宮成化六年就藩汝寧越二年卒無子封除見澤英宗第六子憲宗同母弟成化十年就藩汝寧舊秀邸也見浚英宗第七子德王同母弟生于

南宫成化十二年就藩長沙

下大同巡撫年富于獄既而釋之

時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石彪以私憾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

諭問官從公鞫事果無驗乃釋之令致仕

貭實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訛為年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富一意搏循蘇困祛弊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入邊多所乾没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又劾石彪等罪以是彪銜之明年以廷臣薦復起用

詰達保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惟爾弟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沒犯寧夏參將种興戰死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寇勢益熾邊警迭聞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輒敗時飾小捷以聞

質實 吳瑾蒙古人允誠孫克勤子土木之變瑾為後拒被寇執逃歸嗣侯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宫不果召而瞻墡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國急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比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内瞻墡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墡尋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閤中乃賜書召瞻墡比二書于金縢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墡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望省刑薄斂帝拱謝曰謹受教諸王自谷府變後來朝久不許矣至是乃特行之四年復入朝六年又召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為諸藩所未有

英宗遷官分路
振濟未嘗不循

發明　于謙王文之死有貞輩誣以謀立外藩英宗遂疑其屬意瞻墡及得襄王書比之金縢嫌疑頓釋來朝禮遇特隆始終無間亦當悟獄詞迎立之誣而謙文之冤死矣奈何甘受奸邪之誣罔而始終不為之辨雪哉

釋河南按察使王槩于獄

槩初亦以被誣下獄會襄王入朝言于帝曰臣過汴梁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以誣逮詔獄願皇上加察帝立出槩命為大理寺卿　質實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

振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振北畿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帝恐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儁繼往聰屢請發帑

仙民隱及林聰屢請發帑即應立予施行何必更令大臣入議而有貞輒倡言沮撓善政實不知其是何肺腸至里胥乾沒固不能保其必無但不知責成有司以察弊釐奸便窮簷均沾實惠而徒患奸胥之盜遂竟忘百姓之嗷嗷設非李賢力持大體

帝詒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振濟徒為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帝卒從賢議

質實　周瑄字廷玉陽曲人　黃仕儁四川富順人

五月柳州千户盧忠太監高平伏誅

初忠為錦衣指揮誣告南宫太監阮浪傳帝命結內使王瑤圖復位微商輅解帝幾危及是遣人收忠及平磔之市　平實與忠合謀者也

彗星見

是月見於危芒長五寸指西南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楊瑄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羅綺

幾至澤不下逮
若有貞誠所謂
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

初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不許瑄與同官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及是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於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

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凡三十六人

質實

給事御史調外三十六人

按明史楊瑄傳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為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為知縣尋以災變得不調皆復原官張鵬字騰霄涞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鉉臨安人

發明

英宗復辟以後舉措皆出於己私若盧忠高平之收磔於市猶曰以誣王瑶之罪罪之固忠平所自取耳至楊瑄之劾曹石且嘆其為真御史張鵬等之疏糾冒濫亦未嘗不悟其非誣而卒下瑄鵬諸御史於獄且逮坐九疇等論死遣戍幾若出於不得不然者固由曹石之簧鼓噂沓而實本英宗有己之一念成之是磔忠平者為其禍己也逮鵬瑄者為曹石之有德於己也刑賞以公天下而悉以私意行乎其間宜紀綱之顛倒若是哉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倖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户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譖而疏外有貞輾轉意移茫無定見益致羣小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于人閣臣

六月下徐有貞李賢于獄

有貞為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亦為之動楊瑄奏劾曹石侵佔民田帝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有詔奬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搆有貞時帝方眷有貞嘗屏人密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於帝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會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勲舊遂並下獄賞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恣肆當時謂之曹石

果圖擅威權即當宜示其罪以申明罰乃援慝言官令其糾劾不幾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殿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廣東叅政賢福建叅政綺廣西叅政九疇江西布政司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戍遼東賢未行以尚書王翺薦為吏部侍郎瑄鵬就道尋遇赦還或謂二人當詰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戍南丹貭實按御史十二人為周斌盛顒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晃陶復俱為知縣其餘當調者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為州判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為知縣南丹衛名隸廣

西慶遠府令置南丹州屬慶遠府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詭言媚色狗人質實呂原字逢源秀水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正薦帝亦素知其名召對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遥見色喜既登陛

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仕畿縣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内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會石亨張軏進見遇之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令日自擇一閣臣問為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為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

以原官入閣

質實岳正字季方漷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内侍書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己敕羣臣修省

許彬罷

岳正以曹石恣横擅權欲防其漸立意未嘗不善但披陳前席

彬性坦率門下多浮蕩士及參政後欲謝客客競騰謗且為石亨所忌竟不安其位出為南京禮部侍郎甫行改陝西參政旋乞休去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横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令一斷以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效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

先以用計離間為亨譏論嘉謀皆無所當及既承密旨自宜開誠切戒以庶幾稍遏邪心乃惟持撳詞相搆徒為奸倖所輕兼失大臣處事之體且正果知二人之終將謀叛尤當定計誅鋤以杜後患何釋欲保全終始曲示主恩用意亦太左矣正因

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熾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為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為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且曰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名正責漏言正對曰臣覲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之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失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瀕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所劾

此遂為奸黨所誣陷謀之不臧適成其為迂儒之無用耳

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剖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

質實

岳正復為尚書陳汝言所劾按明史岳正傳正嘗極言陳汝言小人令既為尚書可用盧彬為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齮齕乘其隙可並去之帝雖不納汝言怨之及正謫留家月餘汝言令巡校言狀并劾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戍邊或譏正以未信而諫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同如此然意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權倖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杜清時為都督出石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掌兵權語益言杜也亨誅清亦流金齒

大赦以承天門灾也

放徐有貞於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為之遊追執有貞于德州并士權下詔獄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承亨等意痛加榜治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會承天門灾肆赦亨等猶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司法司鞫于庭士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及獄具謂有貞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詐為制文竊弄國柄罪當棄

市為人臣欺罔戒帝以紀在救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質實 馬士權秦州人博學有氣節與有貞厚故亨輩逮之有貞初出獄時拊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托有貞自金齒歸士權時往候之絕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人是以薄有貞而重士權門達豐潤人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初景帝監國時以修撰入閣尋丁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名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名賢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竊威權毒流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慫恿北征以致覆軍僨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為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實出恒情好惡之外且振之奸惡而祠額又以旌忠為號是非

初土木之難言官劾振擅權誤國或有言其在衛喇特為敵用者振坐族誅帝復位振黨言之帝大怒謂振為敵所殺朕乃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帝猶念振不置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欲釋之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嫁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顛倒甚矣

帝復辟後吉祥以司禮監總督大營養子欽從子鉉鐸鎔皆官都督至是欽進封昭武伯

戊寅 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又欲去曹石以自固至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名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質實 言官劾汝言按明實錄時六科十三道劾汝言受總兵官楊能石彪等賄賂不貲專擅選調其弟琰理殊無功次冒升鎮撫與都指揮盧旺結為心腹僭居駙馬第宅私役工匠千餘人造舍違式及諸不法事請正邦刑廷議汝言及旺當斬琰理罷職能等當究治上命固禁汝言及琰

理旺充軍能等姑宥之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𤏲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尚寶司少卿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令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問李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代宮闈徽號自此始

賢錢溥字原溥松江華亭人

二月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中官市雲南珍寶

司禮監太監福安奏雲南福建浙江舊有銀礦悉令採辦煎銷上納京庫近年或採或止國用不足請如

舊制遣官開場煎辦又請內官于雲南等處出庫收買黃金珍珠寶石從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質實

明史職官志左春坊大學士左庶子左諭德各一人左中允左贊善左司直郎各二人左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二人右春坊坊亦如之司經局洗馬一人校書正字各二人詹事掌統府坊局之政事以輔導太子少詹事佐之凡入侍太子與坊局翰林官番直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前期纂輯成章進御然後赴文華殿講讀講讀畢率其僚屬以朝廷所處分軍國重務及撫諭諸蕃恩義陳說于太子

復設巡撫官

吳與弼累薦不
起幾乎高自位
置及此而應命
入京祇以教書
崇重之故雖非
效終南捷徑而
擇官而仕利祿
之見究未盡除

時廷議復設巡撫官乃命户部侍郎年富巡撫山
東僉都御史程信葉盛李秉巡撫遼東西廣大同賀
實程信字彦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李秉字執中曹
縣人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尋召
還以譖下
獄弃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已重謀于李賢賢或
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曹隆齎
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
賢對曰宜以宫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
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對曰臣
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犬馬
疾束帛造門臣慙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
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宫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

況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躐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況鷹剡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綴錄之譏誐而謂之出處純潔實不然矣

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時帝眷良厚而與弼再三辭疏稱學術荒陋茍冒昧狗祿且必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授職令賢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遂以疾篤請賢終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謂勅書
宗重聘以伊傅禮意當大用而以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不受賢為言于帝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
上表謝陳
宗聖志廣聖學等事

質實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慨然向慕遂罷舉子業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正統景泰間屢薦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徵至闕與弼初至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作瑣綴錄以譏之言與弼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又布衣陳真晟

于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歸閒與弼方講學欲就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石亨謂世固未有見之者後顧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為之與弼歸知府張璝謁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謀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始遣還與弼知非弟意友愛如初元禎不知始末遣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語與弼應聘之招議猶宋儒揚時也成化五年與弼卒年七十九學者稱康齋先生伊直字正言太和人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自號漳南布衣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張璝番禺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

嚴自宮之禁

初石亨等收留自宮之人至是乃自首其大名等府金吾等衛軍民人等凡自宮者亦各自投首帝俱宥

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誠使權不下移優于事之是非人之

其罪發南海子蓺蔬質實南海子即飛放泊在大興縣南永定門外二十里元史兵志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之度謂之飛放方輿勝覽下馬飛放泊在大興正南廣四十頃又北城店黃堠店俱有飛放泊廣三十頃明一統志南海子舊為下馬飛放泊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帝諭李賢彭時呂原曰朕欲覽天下輿圖之廣我文祖太宗嘗命儒臣未究厥緒景泰間雖有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要繼成初志于是命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僉事逯杲俱得幸而杲更強鷙帝尤委

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慮羣下之分朋植黨英宗欲知外事而寄耳目于錦衣實為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寘官校輩轉可信乎刺事之端一開而門逹逯杲遇事生風相繼為虐轉致貨賄公行人罹荼毒未幾而錦衣獄舍至不能容復為增廊而英宗憒然

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
貨賄以求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
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横質賣逯
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杲

安平
人

十一月免山東秋糧

免濟南東昌兗州青州四府所屬被
災秋糧共五十一萬一千三百餘石

己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總兵官石彪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図王寨其旗封定遠伯既
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入犯安
邊營彪與延綏總兵官彰武伯楊信擊之連戰皆捷
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復大敗之

不悟其非如是而欲望政治清其可得乎

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俱歿于陣捷聞進彪爲侯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

質實 安邊營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周賢滁州人中流矢死贈都督同知○巴圖王舊作把禿王今改正

二月採珠廣東

遣御史呂洪同內官往廣東雷州廉州採珠從太監福安奏也

質實 廉州唐置元路明府今因之呂洪平陽縣人

辛太監曹吉祥宅

吉祥以奪門功得帝寵遂幸其宅時有百戶李成著善謔稱沙狐狸隨迤北有功擅入內府求陞職帝怒命錦衣衛鞫之指揮僉事哈銘與額森特穆爾謀欲脫成罪伺帝幸吉祥宅乃報額森特穆爾先期往候比至奏言成有功監禁乞宥帝問知事由哈銘命錦衣衛監之後錄奏罪因乃降銘副千戶調發貴州衛差操

質實　貴州衛在貴陽府治西隅明洪武中置今廢莫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

發明　人君幸臣工第史策每艷稱之以為榮遇然亦不僅見也閹寺之徒豈能邀帝臨之盛典吉祥與養子欽統領兵權家多藏甲不一二年後即有逆謀英宗憒然罔覺尚欲幸其私宅觀哈銘等預期伺謀則知臨幸其家者非一日矣土木之役亦以王振志在邀駕榮其鄉里致罹奇變困心衡慮之餘猶尚出此耶

夏四月南和侯方瑛大破東苗

東苗千把豬等僭號稱王攻都勻諸衛命瑛與贊理軍務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四道擊之瑛圭兵進青崖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參將劉玉進穀種糸將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合攻石門山賊退據六美山翁受河復會兵大進生擒千把豬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瑛曉古兵法嘗
上練兵法及陣圖老將多稱之

質實 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青崖一曰青巖在貴筑縣南五十里牛皮箐形勢狹長橫亘于台拱八寨古州丹江都江青江六廳之間東西綿長一百四十餘里南北寬三四十里周圍統計三百六十餘里今有屯田隸貴州丹江通判谷種寨在湖廣綏寧縣西境鬼山六美山皆生苗之地與貴州接境石門山在貴筑縣東六十

里翁受河一曰夔首河在貴定縣南大平伐司東南二十里白圭字宗玉南宫人劉玉字仲璽磁州人李震南陽人

六月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京師議事

命户部移文各巡撫以地遠近分年赴京議事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陜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户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勑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

復辟正也而奪門之名則非正

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

質實 鐵榜明史官官傳太祖嘗鐫牌置宮門曰內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為大同游擊以代王增祿為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帝命錮彪于獄罷亨閒住絕朝參

質實 代王代隱王仕壥也仕壥簡王桂之孫正統十一年桂卒其世子遜煓先卒十三年以仕壥嗣封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乃英宗竟居之不疑皆由小人欲以此邀功而英宗亦從而歸德遂不復審其詞之順逆李賢侃侃數言實為中理其有裨于啟沃良多然賢既知位為英宗固有當景泰時何未聞奉此意密行規勸耶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字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令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錄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審遂為定制

庚辰四年春正月石亨以罪下獄二月亨瘐死石彪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逾甚與從孫後等日造祅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没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及後並僇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名必假事以進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帝問曰此何人亨曰此千户盧旺彦敬臣有機密事必與謀如迎請復立其功實多乃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干請無虚日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亨每見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謡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既以宿怨殘害忠良大獄數興廷臣側目大權悉歸于亨亨預政事所請或不從艴然見于辭色久之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勑左順門非宣名毋納總兵官亨燕

見遂稱所請亦漸有不從者亨猶不悟恣横如故初帝命所司為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吳瑾侍側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誰僭踰若此帝領之逮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往往伺亨所為以報而亨竟不知從子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羣疑其有異志故遂及于禍

質實　按明紀事本末瞽人童先者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令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隄以絶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及保喇冦延綏帝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會彪敗罷亨而亨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告

變逮治之據此則亨不軌之謀乃其家人所發而明史亨傳以為杲奏存考翔鳳樓在南内龍文泰和人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徵天下逋逃工匠

凡三萬八千四百餘名命吏部銓官二十員分往督捕之

淮水決沒軍民田廬遣使振䘏

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淮水溢決壩埂沒田廬甚多事聞命加意振䘏所決城壩以漸築之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匹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尋貶衡州府

知府翁世資字資府甫莆田人

八月諳達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荊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威遠衛名在大同府城一百八十里代州秦為雁門郡隋置代州明初改代縣後仍為州屬太原府令升隸州忻州秦屬太原郡隨置忻州明屬太原府令升直隸州倒馬關在易州廣昌縣南七十里東南至定州二百五十里李文西番

人瑪拉噶舊作毛里孩今改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歸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

質實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葉盛奏廣東珠池經二次採取令珠螺稀嫩須暫停緩方得長大況雷廉等府州縣夫疍累被廣西流賊切殺必須大兵寧靖人力寬甦之日方可採撈帝命戶部議行

免山東被災稅糧

免山東糧二十四萬餘石

三月免蘓松常鎮被災稅糧

免蘓松常鎮四府糧五十三萬餘石

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會廣西軍勦猺獞悉破之

震從方瑛平貴東苗千把豬瑛卒即以震充總兵官鎮湖廣貴州初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偽稱唐太宗後擁衆萬餘僭王號建元武烈剽掠遠近震進擊大破之添保遁入貴州鬼池諸苗中復誘苗作亂震擒送京師伏誅至是進勦猺獞皆破之長驅至廣西會總兵官大克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

質實

逯杲敢以閨門曖昧之事誣蛾宗藩其虚實是非不容中立既以往勘得白即當治杲以反坐之條庶可以懲欺罔僅爾加以怒責姑息已深及杲迴護前非

李天保
麻城人

夏五月免河南被災秋糧

免河南糧二十六萬餘石

殺弋陽王奠壏

初逯杲聽詞事者言誣奠壏烝母帝令奠壏兄靖王奠培具實以聞遣官與杲按問奠培奏無其事杲按亦無實帝怒責問杲杲懼乃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舁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人咸以為寃 質實弋陽王奠壏寧獻王權之孫

下南雄知府劉實于獄尋死

妄行執奏尤當窮究以核情偽乃竟偏聽畀言不復詳鞫輒以捕風捉影之獄枉坐無辜英宗庇惡失刑咎益得横行肆毒宗支且蒙其害則其他之冤濫者又可勝詰乎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銜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瘦死郡民哀而祠之

質實 南雄宋州元路明府今因之劉實字嘉秀安福人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未行而曹吉祥之亂作

質實 莊浪衛本唐涼州地明洪武中置衛尋改守禦所永樂中復置衛今設莊浪營參將隸涼州鎮馬昂字景高滄州人

彗星見

戊戌夜見東方光芒長三尺餘尾指西南庚子丙午夜復見至丙寅夜始滅

曹石皆以奪門事倖功干寵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厭其驕横而不能制己爲優柔寡斷且令亨叔姪表裏握兵柄吉祥屢出監軍遂使將半私門家多藏甲幾于數操升木釀禍尤深矣亨彪雖叛跡未著然犯嫌徵而招貨賄罪已當誅早除之故不至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畜于家故家多蔵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恐所取達官亦恐吉祥敗而已隨退黜也皆願盡力結為死黨千户馮益景泰間請從上皇于沂州復辟後以吉祥請得不誅因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户曹福來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别遣家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為言官所劾帝令指揮逯杲按之且降敕徧諭羣臣毋自專干憲典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使其黨掌欽天監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廢帝而已以禁兵應之

滋蔓吉祥則竟肆異謀叫呶為亂雖戕及朝臣旋即身伏斧鑕所謂變速而禍小蓋二人惡貫既盈天故奪之魄而促其敗非逯杲之伺按果能濟事也

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時懷寧伯孫鏜奉詔西征將陛辭是夜與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趨告鏜從長安右門隙投疏入曰急變即達御前遲則用軍法斬鏜與瑾俱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帝得奏急縶吉祥于內而敕皇城四門京城九門閉勿啟欽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馳往逯杲家殺杲斫傷李賢于東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己罪亡何又執尚書王翱賢乃就翱所索紙佯草疏乃獲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率衆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壖甎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征軍大呼曰有獄賊反獲者得重賞西征軍奔集至二千人鏜曰不見長安門火也曹欽反能殺賊者必重賞遂擊欽欽走攻東安門瑾將五六騎覘賊猝與遇力戰死欽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鏜勒兵逐欽鏜子軏斫欽

中聘欽走哭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奮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湯序馮益及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授都督進孫鏜為侯李賢王翺進太子少保封吳瑾涼國公諡武莊贈冦深少保諡莊愍將士陞賞有差以擒賊詔示天下大赦

質實

沂州後魏置北徐州周改曰沂州明屬兖州府本朝雍正二年陞直隸州十二年陞府冦深字文淵唐縣人永樂間為庠生其鄉人有謀不軌馳京師告發得為國子生正統中以右僉都御史鎮守四川松潘以功陞左副都御史景泰二年名還復命提督遼東軍務英宗復辟陞左都御史初亦阿事曹欽父子已而疏之故及于禍

免南畿被災稅糧

免應天等府糧五十九萬七千七百石有奇

求直言

詔曰凡朝廷得失生民利病百僚貪暴奸邪近侍風憲職皆當言近多嘿嘿畏避權勢今後無諱不當者亦不罪焉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没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數計

實

周王周定王橚之孫懿王子堃也天順元年襲封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叅贊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勑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穆爾格爾死衆共立其兄蒙古勒克埒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

九京師地震有聲

壬戌巳時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至東南方止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

六月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稅糧

顏彪奉命討賊濫殺冒功賊黨未盡勦除而平民轉罹其害功實不足以償罪且賊不久即發則其自謂所向皆捷又安知不出于粉飾乎至陳涇分鎮梧州

免河南開封等五府所屬四十州縣去年被災秋糧二十八萬四千餘石

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猺破之

自元年春大藤峽猺為亂兩廣苗猺獞蠻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梧潯所向皆捷而彪多濫殺冒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明年賊庋薄梧州城時總兵官陳涇駐兵城中會議調兵賊三更駕梯入涇不覺賊遂入府治刼官庫放罪囚殺死無算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璹為質殺死訓導任璩有致仕布政使宋欽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為賊害賊聲言官軍莫動動則殺周副使涇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縱賊出城而與講和賊亦尋遣璹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騎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質實　大藤峽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西北潯州之境

當賊入州城執官刼庫不聞禦戰捕誅惟知擁兵自衛己難逃玩律之愆乃復縱賊出城聽其免脫轉與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直與通賊無異正宜立正刑章而英宗僅為降旨切責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日以廢弛也

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繞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硆砑嶻嶪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宏石磯之下弩灘之上過羅淥三洞紫荊羅運等三十六巢峽岸有大藤橫生過江曰沈水底夜浮水面連亘峽澗勢如徒杠賊渡而南以通龍山別寨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嶺數百里皆見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為奥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户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而峽北嶺峒更以百計如仙人關諸處其極險阨者峽以南則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不下藤峽又南為府江過遭六百里峽中冥巖奥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若一失足隕身萬仞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產獞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立死雖四姓猺亦

悍之景泰中猺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羣起應之攻墮郡縣出没山谷守臣不能制輙招撫縻之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兩廣所至殘燬爲楚越大害矣龍山在潯州貴縣北五十里以爲藤峽左臂陳汪泰州人泰寧侯陳珪後宋欽蒼梧人

秋七月淮安海溢

溺死鹽丁一千三百餘人

命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

九月皇太后孫氏崩

謚孝恭

皇后

廣錦衣衛獄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增置之及達敗始行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合葬景陵

祔太廟

翰林院學士呂原卒

初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為先生易之原不荅尋與岳正列亨吉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怒摘敕諭中語謂閣臣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正罷去原得留至是遭母喪乃歸葬寢苫哀毀體素豐遂羸瘠甫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

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同心輔政庶務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因入閣非由賢爲每事與爭則專徇私意而不顧公義其設心實不可對人矣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名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可出告王翱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非若所舉

質實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也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政事所繫止當擢其是非可否采理有當争即舉主亦不應避讓如無可議雖非所親習亦不得稍存異同使如丈之見則必一經汲引遂終身阿比相容流弊伊于胡底蓋明季門户結習牢不可破而丈則錮蔽尤深也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撫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質實 李蕃雲南河陽人楊璡祁縣人韓祺蕭山人

發明 巡按許其便宜行事有明一代之紀政立法因為未善然既奉詔巡行則諮詢疾苦整勵風教亦其職分所宜即偶有過舉亦當廉察其是否倚勢作威而後治之乃以一錦衣偵事者之言竟成定讞繡衣特設之謂何不若罷之之為愈也況官校刺事自李賢請撤後其勢益張至是而中外耳目悉寄于若輩矣豈獨究一李蕃哉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免陝西被災稅糧

免陝西糧九十一萬石

閏七月追上宣宗后胡氏尊謚

孫太后崩錢皇后為帝言胡后賢而遜位其殁也人畏孫太后殮葬不如禮因勸復其位號帝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帝從之奉冊寶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

冬十月振陝西饑

振陝西西安諸府饑糧一百八十萬餘石

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深銜之乃訐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有軍匠楊塤者憤然不平為彬訟冤上疏言昔者駕在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令卒然付獄之御前録審則死無憾并條陳達諸不法事擊登聞鼓以進詔並下達治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憾入骨欲并去之乃榜塤究主使塤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為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罪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塤楊塤或作楊瑄

質實

楊塤為彩漆軍匠

發明

民有訟其有司者必易他吏治之此猶閭閻細故也況大獄乎楊塤為袁彬訟冤并及門

達諸不法事時達方權傾朝野即下諸司訊鞫猶恐有所顧畏未能盡得其情何乃竟付達治耶追門達之納賄已確鑿可數李賢之主使又毫無可憑而法司猶論彬塤以死可知是非顛倒實由英宗不能自操阿柄使然觀袁彬傳載當達誣奏彬時英宗語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此豈君人者之言耶

甲申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卧文華殿密名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名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歴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
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大赦

免明年田租三之一

釋參政羅綺于獄

綺前以張鵬楊瑄獄降廣東參政過磁州會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帝為王振建祠事綺嘆曰朝政

廷臣與內豎往來親密律己之道已乖當英宗疾篤而王綸竟私詣溥計事跡涉陰謀尤足起人猜議但陳文身在政府即有所聞見亦當靜以俟之使果溥綸乘間作奸暴其罪而寘之法又何不可乃密覘聽度陰肆擠

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捕綺下獄籍其家至是帝立赦為民還其資產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縣知縣降雍為浙江叅政

質實 順德縣景泰中析南海縣地置屬廣州府今因之王綸典璽局局丞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謫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劾之左都御史李賓疏言達恃恩

排術類穿窬而心如鬼蜮實為可醜況以草詔大事輒爾奮起奪筆巧播如簧綸既罪狀不明無以服其心而孚衆論且株連貶竄滋累無辜直敢并髮國法文固不足道李賢何亦受其欺而不之覺耶

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大獄屢興假托上旨恣逞貪殘官校驛騷子弟奸比罪浮于謫遣當正國法于是逮繫坐斬籍其家後貸死戍廣西南丹衛

質實 李賓字廷用順義人賓剛簡鎮默以伉直著名門達廷訊時負固強辨至賓前曰公宜訊我遂引服

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門達敗名還袁彬代之

始以内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絶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質實 明史職官志工部文思院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

發明

授官必由閣部亦古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之義所以遴選才能慎重名器即至微曹散秩亦悉由銓次之常若除授徑出于内批則是斜封墨敕之濫觴矣況傳奉至于千百濫予及于工人僧道尤前代所罕有厥後方外繼曉李孜省輩皆以内侍薦授致位尊顯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等銜者不可悉數作福擅威朝野側目其弊至于不可救藥憲宗早位儲宮中更多故宜其慮患之深而初政已如是其又謂之何哉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

初不加尊令名分固在安得為此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令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怵之時拱手面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且錢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曰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息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

婦女愁怨尤甚宜皆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悦

名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悦會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嗛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言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覲遂致仕尋卒年五十五無子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英宗亦悉其忠

復立團營

帝用會昌侯孫繼宗等言于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立十二營各命侯伯都督等官

坐營團練命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管提督每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明年正月復罷去

又明年復立

貿實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鼓勇曰効勇曰立威曰申威曰揚威曰振威孫繼宗字光輔孝恭章皇后之兄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下天文生賈信于獄帝以信所言失實非惟術數不精且事涉輕率故逮治之

五月大風雨雹

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

帝嘉納之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然豈足謂為盛德哉

葬裕陵

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質實 裕陵在石門山距顯陵西三里自顯陵碑亭前分西為裕陵神路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太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縶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時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乞俟

來春徐議大禮疏至京而冊立已行矣后立甫逾月以萬貴妃已擅寵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質實

廢后吳氏順天人皇后王氏上元人萬貴妃諸城人時年三十有五帝寵之顓房

前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可法嘗言自考亭而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質實 按沒曹吉祥地在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

立武舉法

初吳元年始定武科洪武二十年用武舉令武臣子弟于各直省應試尋廢不行至是復命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校策畧弓馬分別甲乙以備錄用指揮以下子弟悉令入學

質實 考校策畧弓馬按明史選舉志帥府試策畧教場試弓馬答策二道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為中式騎步所中半者次之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弘治六年定武舉六歲一行先策畧後弓矢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正德十四年定初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三

場試策嘉靖初定制各省應武舉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試兩京武學于兵部選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會試翰林二員為考試官給事中部曹四員為同考官鄉會場期俱于月之初九十二十五起送考驗監試張榜大率倣文闈而減殺之

十二月免京官雜犯罪

赦兩京文武除犯贓外雜罪記錄者悉免之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二十五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起乙酉明憲宗成化元年　盡庚寅明憲宗成化六年　凡六年

乙酉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廣西猺獞流劫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命輔為征夷將軍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名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趙輔字良質實佐鳳陽人

開納粟例
以補兩
廣軍需

二月詔雪于謙獄

御史趙敔言于謙等為石亨輩陷誣榜示天下其後亨輩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等已邀恩宥無俟臣言獨思正統十四年冦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伏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録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寃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敔言施行釋于冕還家冕先授副千户明年八月復冕官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之

質實

陳循已邀恩宥按明史循傳石亨敗循自

既所上書自訟言天位陛下所固有當天與人歸之
時羣臣備法駕恭詣南內奉請臨朝非將宮禁不驚
抑亦可示天下萬世而伊等僥倖一時計不出此卒
皆自取禍敗臣服事累葉曾著微勞實為所擠惟陛
下憐察詔釋為
民趙敔武進人

帝耕籍田

彗星見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始加
牲用樂停祭酒官以下宴

荊襄盜起

荆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作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阸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掘採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因家約束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撫輯諭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户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撫恤漸圖所以散遣詞甚詳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糾其黨石龍劉長子及苗龍苗虎等聚衆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時王恕方以副都御史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狃為故常擄掠如故恕聞于朝曰民可撫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懾于是命撫寧

鄖陽當山谷阸險之區久為逋逃淵藪鄧愈既得其地即當降林箐而置官司為善後良策豈可棄置而與理致後饑民走聚既多輒相雄長則是頑據法網惟應誅剪以絶盜源豈何必原其為饑寒所迫英宗不即用兵實不免遇于姑息至御史撫命

無辭自當深稽其地窮加究詰殲渠魁而撫枝黨毋使滋蔓難圖乃僅譎成數人而撩悍之徒仍聽其伏匿不出未幾而劉通等遂敢僭號披猖冠擾郡邑養癰貽患當時司事者之罪其可逭乎

侯朱永為總兵官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發軍會王恕李震進討之至南漳破賊永適疾留鎮偵知賊巢在豆沙河萬山之中列為七屯明年夏圭督諸軍分道進逼擊之賊乃據險抗官軍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賊不能支遂大敗破其巢生擒通等二千八百七十餘人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騾一萬有奇石龍劉長子逸去會永病愈帥師搜餘賊龍等又轉掠四川燬巫山大昌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并通妻連氏等遂班師賊少息

質實

南漳

漢臨沮中廬二縣地隋置南漳縣明舊屬襄陽府今因之豆沙河在鄖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巫山楚巫郡秦巫縣隋改巫山縣明屬夔州府今因之大昌晉泰昌縣後周改大昌宋屬大寧監元併入大寧州明洪武四年復置後又併入大寧縣永樂初復置屬夔州府本朝康熙九年省入巫山縣劉通河南

西羌人少負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石龍號石和尚劉長子號劉子龍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朱永字景昌夏邑人譔之子紀事本末白圭遣指揮張英誘降劉長子諸將忌英功譖于朱永以事
捶殺英

夏五月大雨雹
避正殿減膳
敕羣臣修省

四川盜趙鐸作亂官軍擊斬之
宣德時四川郫彭諸縣盜賊蜂起奪財殺人事聞上命副都御史貫諒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仍敕諒巡視軍民利病諒等捕獲盜首王洪陰海等正法未幾土豪王永又陷城堡肆掠官軍討失利懸千金

購而誅之而趙鐸復繼起作亂鐸初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羣盜縣官捕之急遂反與賊徒楊瓚僧悟昇陳煥章黄鷄子等流刼延至襄鄧諸郡瓚等相繼敗死鐸再聽招撫復叛復為亂糾合番蠻四散剽掠偽稱趙王至是巡撫僉都御史汪浩檄官軍合擊之鐸走彰明縣千户田儀等設伏間道分兵直擣其巢賊大敗鐸與餘黨奔儀偵知之追及手刃鐸鐸墮馬斬之傳首成都賊平

質實 郫縣古郫邑秦置郫縣明屬成都府彭縣古彭國唐置彭州明改州為縣屬成都府今皆因之綿竹縣漢置明屬漢州今屬綿州彰明縣漢涪縣地唐昌明後唐改為彰明明屬綿州今屬龍安府趙鐸德陽人汪浩石首人

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

等授例乞復遂並革璀宗以璀
為錦衣指揮使宗為指揮同知

秋七月免天下軍衛屯糧十之三

八月雨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
流移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木
黍絕收乞敕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及浙豫撫按各
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
往淮揚內外諸臣請緩徵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
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質實 袁芳豐城人沈義江都人吳琛樂昌人

冬十月諳達瑪拉噶冦延綏

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雖粗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者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出沒為患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黄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二千里繞水草外為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絶内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並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虚時矣

質實三受降城唐景隆二年築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黄河東岸中受降城在今衛特喇旗西黄河北岸西受降城在今衛特喇旗西北黄河北岸項忠字藎臣嘉興人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出勒今改

邱濬用驅用困兩策其說雖似可行但猺獞嘯聚無不據險為巢潛行抄掠利則就往而敗則深匿出沒所以不常且叢篁密

發明 東勝衛既廢日以曠絕内徙漸屏藩籬以可收可七二千里肥饒之野置之甌脫之區是棄以資敵也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入居河套得坐待以乘其敝遂致大同寧夏歲無寧日此與割廣寧棄開平同一失策其釀兆邊患亦與明代相終始云

韓雍破猺于大籐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籐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籐峽中產猺人又有獞人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墮城殺吏所至邱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籐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搗之控制四面勢如常

箐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隘突無定勢將何以取勝自不若韓雍搗其心腹以靖根株之為得算也茅瀞以粤人言粤事何至不諳事勢乃爾觀所云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以禍鄰疆之見耶

山之蛇動無不應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率官軍倍道至全州破陽峒西延叛苗斬指揮失律者數人軍中震悚無不聽命遂抵桂林雍與諸將議曰修仁茘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則藤峽不孤乃以土兵十六萬先破修仁茘浦尋長驅至峽口衆議峽天險不可攻宜屯兵圍之且戰且守雍曰不然峽山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懈將士心今我軍勇氣百倍賊已喪魄因而乘之可立破也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拜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掛林箐間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真神人也雍督軍水陸並進猱賊悉力出捍峽南排柵堅密滚木礧石鏢鎗毒矢雨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雍督死戰呼聲撼峽若崩賊氣奪大潰遂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追躡至九

層崖等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畫沉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刀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敕嘉勞召還封武靖伯韓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劫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雍又議置武靖州于碧灘以上隆州土知州岑鐸掌州事從之

質實

陽峒在全州境內西延鎮名在全州西百里荔浦漢舊縣唐置荔州尋廢仍為荔浦縣明初並屬桂林府孝宗四年俱改屬平樂府今因之九層崖在大藤峽北洛容唐置洛容縣宋省象縣入焉元仍舊明屬柳州府今因之北流隋置北流縣唐屬容州宋元仍舊明改屬鬱林州今因之碧灘在潯州府西北八十里雍議峽江百里有上中下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請置武靖州及移思隆巡司于此武靖州

成化三年置屬靖州府神宗末州廢為鎮在今桂平縣東北三十里上隆州宋置元屬田州路明初屬田州府自岑鐸移治武靖而州遂廢故州在今田州北八十里邱濬字仲深瓊山人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岡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為金牌李

質實 銅鼓在靖州南境州在百八十里曰黃團驛相接者曰銅鼓驛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屬靖州今縣屬貴州鎮遠府桂陽宋軍元路明洪武初為府尋降州屬衡州府今升直隸州王儉銅梁人

南畿大鐵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畧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

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逆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翺以文彥博救唐介故諷賢賢曰潞公市恩
歸怨朝廷吾何可救之竟不從
質實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

秋七月封弟見治為忻王見沛為徽王

質實
見治英宗第八子未就藩八年薨無後見沛英宗第九子十七年就藩鈞州正德元年薨子簡王祐橺嗣

八月瑪拉噶冦寧夏

七月瑪拉噶犯固原八月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死

李賢在英宗時相業頗有可觀而于景泰時則浮沉自全毫無豎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敦勸尊親豈得謂之矢心精白況由郎署受知超擢竟不能以讜言正道力諫酬知莫負景泰實甚不特著書詆過之足滋物議也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嘗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史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

成七言絶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

鎮守開原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内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辦名先後俱出監大鎮皆縱恣帝與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逺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賂誤大事豈得援以為比宜勿許内批仍允之

質實 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德縣東

發明宦寺貪緣出鎮假採辦之名肆騷擾之實蓋
明侍宮闈之寵故敢逞其所為憲宗果置之
不問威巳甚矣至韋朗失律罪當逮治而李良曲
為奏解同黨相援公然徇庇雖以兵部之覈劾而
仍由內批允行徇璫監而自
隳軍紀此威柄所以下移也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喇弑蒙古勒克呼青吉思瑪拉
噶又殺保喇更立他汗阿勒楚爾後與瑪拉噶相仇
殺瑪拉噶遂殺其所立汗遂阿勒楚爾而使使入貢
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
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鸞亦遣人入貢帝許之詔
永等駐軍塞上時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

君臣日對講洛政務必有實跡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詔旬賜餞及叩謝山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于勤政斯已鄙矣定之之請亦欲云其餘文耳史氏遂謂無

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質實 程萬里華容人頗羅爲舊作孛會乃今改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餞閣臣講官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爲異順爲過云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輅既罷歸英宗每念輅爲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之然以忌者竟不復用至是帝釋召至京

一辭相接以吳順谷定之雖云受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命以原官入閣輅疏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

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

以内臣領之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凡三百七十五震敕所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龍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並乞免帝皆慰留之

質實

張睿鄢陵人

俞綱嘉善人

遣襄城伯李瑾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蠻

四川三面皆蠻蠻依山居住往往肆出剽掠而都掌蠻尤甚都掌蠻古屬犍為郡在叙州西偏地介川貴間既僻且饒與芒部烏撒接諸峯盤亙大壩為門戶又進為九絲所在結寨無慮千百明初詔大軍降隨地安插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戎縣水鄉平衍其黠逆者猶難逃遁山鄉深阻莫可窮詰更嘯聚為患宣德初討平之正統中兵備稍弛蠻始縱恣景泰天順間屢討屢撫賊林箐出沒愈猖獗成化元年翰林侍讀周洪謨上方畧言蠻各有主請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為長官司統各寨蠻民即隸本府戎縣統屬既定邊境自寧周故叙人習知利害詔付軍帥行之會是時總兵官先已進勦屢破賊寨移兵珙縣進至戎縣貴州兵亦至抵金鵞池遂合攻大壩斬獲甚多以捷聞然蠻性叛服不常軍還

則又出寇至是陷合江等九縣所過屠城赤地千里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進信尚書提督軍務信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嚮導請敕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守境勿縱賊逃從之而賊已攻燒上下羅計等寨師乃由永寧赴與分道進合勢奮擊所向克捷賊遁入深箐乘風縱火窮追力攻賊大敗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生擒一千餘人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九姓苗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山都水都分地以治設官控制之蠻于是惕息不敢動師還進瑾為侯信亦兼大理卿支二俸與白圭　　賞

山都掌今四川叙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壩都掌唐始置宴同茁兵部

州元改戎州屬馬湖路明初降為戎縣神宗後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叙州漢犍為郡唐為戎州地宋置叙州元為路明改府今因之大壩元大壩軍民府洪武中廢成化時置太平長官司今為大壩營在叙

永廳西北九縣城在今叙州府建武城東南珙縣唐鞏州元為上下羅計長官司尋改為珙州明降為縣屬叙州府今因之金鵞池在今叙永廳西北九姓司西南五十里合江漢符縣地東漢改曰符節北周為合江縣隋屬瀘州宋元明仍舊今因之永寧元永寧路明初為長官司後升宣撫司今改縣叙永廳治九姓元九姓羅氏黨蠻夷長官千户明洪武初置九姓長官司地在今叙永廳西北李瑾和州人濬之孫隆之子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質實 臨江宋軍元路明府瑞州宋置元路明府今並

因之

冬十一月前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

先是翱疾甚致仕未出都尋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翱清心寡慾方嚴質直循守禮法不競文藝其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門無私謁有所論薦不使人知嘗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于舊與李賢同得帝眷焉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翱黜落百不取一二翱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此不無少損云

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㫤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擬詩詞進奉懋仲昭冕同疏進諫畧曰今川東未靖延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張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帝王慎小謹微必務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乞停止烟火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此貲財賑飢恤困則災祲可消太平可致矣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冕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

懋字德懋蘭溪人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莊冕字孔暘江浦人懋等既謫在道以給事中毛宏等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冕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四年春三月免湖廣被災秋糧

免荆州等處一十四府七十五州縣并武昌等二十三萬所糧一百七萬三千餘石以去年旱故也

禁勲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乞靜海地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户科給事中邱宏等上言國初北直隸山東地方土曠人稀太祖太宗屢頒明詔許民耕種永不科稅乃權豪怙勢專利病民率指為閒田乞奏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哉乞收前命還給下民仍敕該部痛革往弊帝然之詔自今乞請皆不許扎實巴勒所乞田還之于民未幾周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壽弟長寧伯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疏諫帝竟不復省質

賓靜海金以清州寓子口地置靖海縣明洪武初改靜海屬河間府今屬天津府文安縣漢五代周屬霸州宋至明因之今屬順天府武清縣唐置明屬通州今屬順天府武强縣漢武隧晉置武强明屬晉州今屬深州周壽昌平人錦衣衛千戶周能之子能女為英宗妃生憲宗憲宗是為孝肅皇太后能卒壽嗣太后弟也憲宗擢左府都督同知尋封慶雲伯壽弟彧封長寧伯嘉善公主英宗女成化二年下嫁王增兵部尚書王驥之孫卯宏字寬叔上杭人李森字時茂歷城人○扎實巴勒舊作劄實巴今改

勲戚乞請閒田病民專利因言官之奏而禁

癸明之是矣乃其禁甫申尋又允周壽等所請雖臺垣力諫置之不省後且屢乞不已轉以彭韶季琮霞勘不奉命下之詔獄抑何前後異轍歟周壽輩冒禁行私固為蔑法而憲宗狥情寡斷忘小民之恒業恣貴戚之貪婪選愜遷就而使法不能行

國是尚可問哉

加番僧封號

西僧扎巴置勒燦以秘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化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扎實巴勒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索諾木置勒燦為靜修宏善國師其徒加封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椶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玆更進矣

質實扎巴置勒燦舊作劄巴堅參索諾木置勒燦舊作鎖南堅參今俱改

陳文卒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

文素以才自喜在外頗著勞績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居宮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白子弟家人大通賄賂文每退朝則引賓客故人置酒曲宴專務請屬性又卞急過睚眦怨必報羅倫論李賢奪情文以己為詹事時方丁母憂益內媿陰助賢逐倫更為時論所鄙李賢卒後文恣意而後名節大喪及是卒

六月免江西被災秋糧

以旱災免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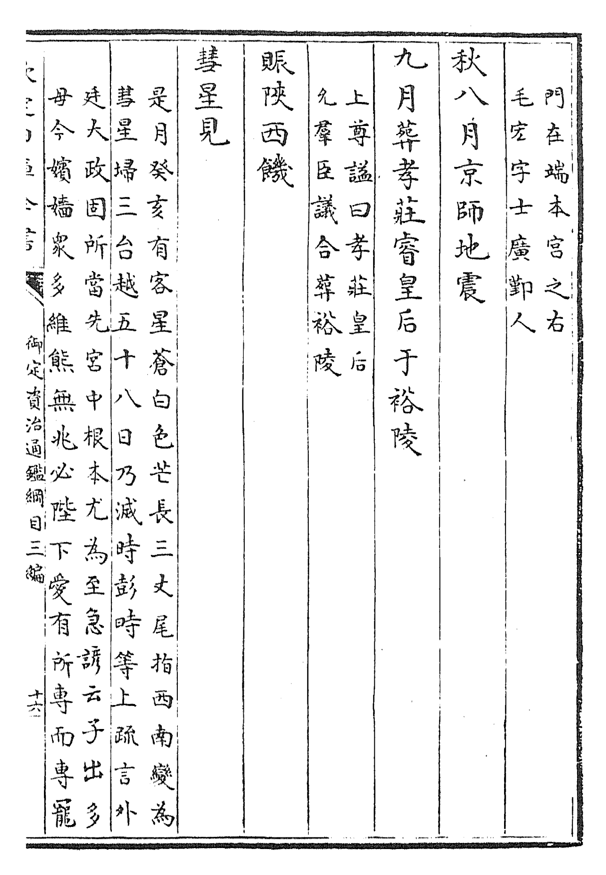
初英宗之北狩也錢后傾宮中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臥地損一股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曲慰解故英宗大漸時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

順為孝況宗廟社稷之所繫乎憲宗拘母后私意以致羣臣哭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徒顯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于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名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詞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領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寢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緐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禮部尚書姚夔等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宏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齊呼萬歲出

質實

文華



門在端本宮之右
毛宏字士廣鄞人

秋八月京師地震

九月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上尊謚曰孝莊皇后
允羣臣議合葬裕陵

賑陝西饑

彗星見

是月癸亥有客星蒼白色芒長三丈尾指西南變為彗星埽三台越五十八日乃滅時彭時等上疏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

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為宗社大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亦言畧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洶懼皆陰盛陽微之驗也臣傳聞宮中盛寵匹耦中宮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使陰陽各歸厥分萬年之基將在乎此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為言帝曰宮中之事朕自有處

質實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康

不聽

永韶字用和祁門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叛冦滿俊平之

俊自稱招賢王擁衆嘯聚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為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八月巡撫陳

价總兵官任壽吳及滿俊戰敗績後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王等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伏羌伯毛忠奪其西北山幾破忽中流矢死王被圍諸軍欲退項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戰忠親冒矢石不少避王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衄會天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賊窘欲降忠偕王單騎赴之賊遥望羅拜忠直前挾俊姪璹以歸俊疑懼不出有賊將楊虎狸夜出汲被獲忠貰其死諭以購賊賞格且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馬賊盡殲于是燬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先是朝廷聞价等之敗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赴援永多所邀請彭時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第令振旅以待適忠以圍石城馳疏至帝遣中官偕白圭程信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掠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擒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退且今出師何時到信

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問時何所見曰觀忠曲折疏知其能若聞别遣禁軍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輅然其言至是賊果平人

乃大服

瓚　潘俊亦名滿四其祖巴丹洪武初即

實　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户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為亂守臣遣俊姪指揮璹往捕俊殺其從者遂刼璹據石城以叛石城今在固原州西即唐吐蕃石堡城最險固城在山嶺四面削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陳价銅梁人任壽臨漳人寧遠侯禮之子吳琮蒙古人遵化伯克勤之子毛忠州人其曾祖子洪武初歸附從軍征没祖又以征哈密戰没父寳永樂中以出塞功授百户忠嗣立功甘涼陞都督成化三年以討番功封伏羌伯鎮守甘肅固原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托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質實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李泰香河人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禮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

定之謙恭質直歷官以來多所建白至是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御經筵

先是劉定之請御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至是乃復御經筵視午朝

下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李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已奏乞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至是又欲于其外籍民田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閒田得七十餘頃彧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

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恆産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質實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 李琮仁和人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指臂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質實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

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部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原傑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暨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訪軍民疾苦考察官吏奏斥貪殘吏甚衆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士官者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質實

宋旻浙江淳安人曾翬字時叔泰和人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滕昭字自明汝州人

三月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

湖廣免二十八萬餘石
山東免三十九萬餘石

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

免蘇松常鎮四府及蘇太鎮三衛所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質實 蘇州衛太倉衛鎮江衛並隸中軍都督府

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等禦敵延綏

先是瑪拉噶雞求貢而屢犯延綏尋復糾三衛入邊榆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遣許寧及楊信等連敗之至是博勒諾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博勒呼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爾番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

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
陞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越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
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敵衆數萬而官軍堪戰
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相敵因上戰守二策廷
議以糧匱馬之難于進勦且命邊將慎守禦以圖
萬全乃救吏部侍郎葉盛往巡邊與越等議戰守

質實

榆林隋縣為榆林郡治唐為勝州治宋入于西夏
明正統中築榆林城成化中置衛今改府土爾番
明史西域傳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
今在阿斯塔克西西北五十八里東距闢展城三百二
十三里北倚金嶺嶺麓有泉南流周繞國城回民資
其耕種唐高昌縣有安樂城即其遺址也王越字世
昌濬人許寧字志道江都人貴之子〇土爾番舊作
土魯番伽嘉色凌舊作乩加思蘭博勒呼舊作孛羅
忽今
俱改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妬毒而不能撿制幾成奕劉燕啄之禍未閽寺無可辭責但宮閫事秘流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先後賑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恤

秋七月皇子生于西内

皇子即孝宗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内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内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鈎治之婢謬報

侍又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潛害則此前之祐極生于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伺察必嚴又何偶于紀妃得以病疿相蒙而宮婢鈎治亦肯代為容隱至皇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縱欲護救亦必潛匿外庭密為保育人安敢仍留附近安

曰病疿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后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深為保全往來哺養帝與妃皆不知也質實安樂堂燕史由金海橋玉熙宮迤西曰櫺星門迤北曰羊房夾道牲口房虎城在焉內安樂堂在焉成化間萬貴妃專寵孝穆紀皇后有娠托疾居此誕生孝宗張敏同安人

免南畿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下詔寬卹以水旱相仍故也

冬十月免畿內河南山東被災稅糧

繫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使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西廠之驚稱上未有子出于何意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萬三百石有奇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以旱災免濟南兗州等處秋糧二十八萬九千七百石有奇濟南昌平青州德州諸衛所子粒七千三百石有奇

質實 保定衛屬大寧都司濟南衛青州衛並屬山東都司德州衛隸後軍都督府

十一月荊襄流民作亂命項忠總督軍務討之

初白圭討平劉通荊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鬍子者始與石和尚等嘯聚為逆通等就擒李與其黨王彪小王洪等掠南漳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偽稱太平王署其黨為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衄不利荊襄諸郡騷然詔忠與李震討之忠至荊襄請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

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來歸者四十餘萬會彪引騎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時白圭為兵部欲止土兵無調忠疏言賊在萬山之中據險為亂復有流民從之患且不測今以詔旨諭其生路民扶老携幼出山不絕若中止土兵恐民間之仍懷二心彪雖授首而元惡未殄鳥伏鼠竄設伏再聚重調為難乃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將擊之遇于竹山縣乘溪漲半渡截擊遂擒李鬍子小王洪等賊多溺死

質實

永順宋羈縻州明永順宣慰司隸湖廣都司今改永順府保靖宋羈縻州明保靖宣慰司今改保靖縣屬永順府竹山縣古庸國地秦置上庸縣梁析置安城縣西魏改曰竹山明初縣屬襄陽府成化十二年改屬鄖陽府今因之李鬍子名原新鄭人

發明 白圭之平劉通至此纔五年耳使當賊渠就縛之後即能殲除支黨撫定流民或因地置官或增兵設戍俾山谿榛莽之中無復少留餘孽亦何遽煩項忠之申討耶乃倉卒班師初不籌善後之策如黨魁李原者尚聽之潛匿山林遂至不數年間嘯聚如故圭已無所辭咎及忠請調土兵欲為勦絕之計而圭又請止毋調若欲掣忠之肘者既貽患于後復忮他人之功績而陰撓之圭尚為時論所推惜乎其不講于公忠體國之道也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